

额瑜婷◎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元江——红河流域沿岸

由绿色森林和万顷梯田装点的崇山峻岭间

哈尼族村寨是那样好找好认，让人难忘

她那特有的拥绕村社、田畴的棕榈仿佛人们分辨

寨子族属的标徽

只需一瞥

便可辨认出我们将要寻访的哈尼寨子

.....

哈尼寨子

哀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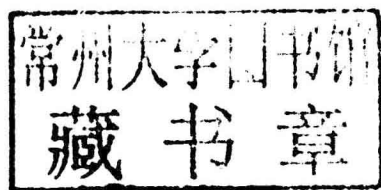
云南元江县羊街乡哈尼族
棕扇舞文化历史变迁

SHANWU AILAO YUNNANYUANJIANGXIAN YANGJIEXIANG
HANIZU ZONGSHANWU WENHUA LISHIBIANQIAN

扇舞哀牢

——云南元江县羊街乡哈尼族棕扇舞文化历史变迁

额瑜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扇舞哀牢:云南元江县羊街乡哈尼族棕扇舞文化历史变迁/额瑜婷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22-07204-6

I. ①扇… II. ①额… III. ①哈尼族-民族舞蹈-研究-元江县 IV. ①J722.2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7279号

责任编辑:朱海涛

装帧设计:马滨

责任校对:闵艳平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名 扇舞哀牢——云南元江县羊街乡哈尼族棕扇舞文化历史变迁
作者 额瑜婷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1.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204-6
定价 36.00元

棕扇舞：浓情旋动的纯净心语 (代序)

杨德望

在元江——红河流域沿岸由绿色森林和万顷梯田装点的崇山峻岭间，哈尼族村寨是那样好找好认，让人难忘，她那特有的拥绕村社、田畴的棕榈仿佛人们分辨寨子族属的标徽，只需一瞥，便可十之七八认定此刻目击的对象应该就是行者要寻访的哈尼寨子。棕榈树，有多奇、多亲、多妙啊，别看它独干无枝，树冠似伞，模样普普通通，作用竟如此非同一般！

“棕”，古写作“櫟”；“棕榈”亦作“櫟榈”。是古人很早就记住且有的还将其排列靠前的树种之一。^①也许是一种巧合，因棕榈全身是宝：叶片可供编结，可做扇子，可当“纸”写字；棕皮可以为衣（蓑衣），为帽（棕笠），做床垫，搓绳索，还可做防鼠——阻断老鼠通行的障碍物；树干能做润槽，是山区沟洫过水的好材料……因此大凡有棕树的地方，人们对她不仅怀有好的印象，而且普遍存在某种依赖——离不开利用其优点来为生产生活服务，从而喜欢将其栽于村寨内外，变成风景的一部分——一种单独成形和组合构形皆别有趣味的特殊景致。哈尼族同胞的情况正是如此。哈尼人之于棕，堪称形影相随，亲密不离，除了将其长处差不多都派上用场外，还有最惹眼的一点是用棕叶做扇子，用棕皮做面具，分别施于舞蹈、玩乐、驱邪、葬礼、祭祀、节日等活动，同民众精神界域包含的艺术、风俗、信仰观念等

^① 《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有木曰櫟榈。”张衡《西京赋》：“木则枞栝櫟栟，梓槭□枫。”引者注：“櫟”即“棕”。

编织、交融到一起，在哈尼族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目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名声响亮的哈尼族棕扇舞即因所用道具扇子是不作任何加工的天然棕叶做的而格外引人注目，使得这种产生、存在于滇南哀牢山区域的与众不同的扇舞在中国到处可见的扇子舞类别中独居异位，牵引四面八方人的视线，闪耀着人们称颂不尽的奇辉。

哈尼棕扇舞的产生和有棕树的环境分不开，同哈尼族同胞生产生活活动离不开棕树的实情分不开；人需要棕树并且很好地种植、培育、呵护、使用她，对她有了感情，同时在长期和棕树的摩挲中渐生了一种特定的认识（意识），于是在村寨内外，在生产劳动中，在娱乐与风俗活动里，都几乎能看到同棕有关的事物，棕的直接或间接的身影。由是，宛若时光记忆，又似随行伴侣，棕扇舞在哈尼祖先的智慧与灵性创造中走进人的生活、观念、风习，经历了从实用到精神的生发演变过程——这过程具有值得特别注视的典型意义，它既包含经漫长时间演变发展后留给今人带着明显历史余温的活灵活现的美妙舞蹈遗产，可供人们欣赏、仿习、继承、弘扬；又有对我们脱开某些固有窠臼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认识艺术如何发微、形成、发展、衍化等能提供更接近、符合客观实情的启示，价值堪称非比寻常和特殊。

在不少时候，艺术会给人以“半是人生半是梦”的奇妙印象。那“人生”指的是艺术对人与社会的表现和起的作用；“梦”象征艺术表现手段和想象力亦即艺术本身。棕扇舞仿佛不止显现着“半是人生半是梦”的意象，她还映现着一个有关“梦”出现、延展的“流程”，即艺术起于实际“需要”，开始阶段一般都有“实用”特性——当人为一个特定目的需要它时，它就会被人创造出来；于是便有了多半源自客观生活的某种艺术的“实性”（即有生活依据的看得见，或听得见，或摸得着，或多种功能兼而有之的）形式、样式、具体呈现方式；它们开始时都是为着人的生存需要即“人生”需求的，直接可感的“物性”、“类物性”和生存实用性是其基本特质，艺术表现比较直接，属于具有功利（实用）、欣赏合二为一的特点，这差不多可以叫做“先有人生后有梦”，同时又是“既有人生又有梦”，也即“半是人生半是梦”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舞蹈逐渐发展

变化，到后来，“实用性”会逐渐减淡，更多偏于或完全陷于精神或想象的界面，像棕扇舞渐被赋予神性意蕴完全施于丧葬礼仪一样，至舞者对着亡人忘情起舞那一刻，“人生”的意义已变成虚幻的冥想与情感愿望的寄寓，此时，这项艺术珍粹宛若已经飞往云端，到达“已把人生化成梦”或至于“没了人生只有梦”的境地。由此，这种舞不管在什么场合出现，无论用于欢乐还是施于祭祀，它都会渗透着仪式化的与其他舞蹈略有不同的味道，变成一种在乡土纯朴味中夹杂着些许“玄化”气息的神圣艺术品，甚至于成为某种传统艺术“晶体”，即人们常说的“活化石”，裹附着从远处走来的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癥记，扮演着既是遗产又是“进行时”艺术的双重角色，存活于哀牢山区域哈尼族村寨，在人的精神时空中飞腾行进，继续不断地闪烁它那特有的奇光。

哈尼族棕扇舞出现于文献已近400年。天启《滇志》卷30说：“窝泥，或曰斡泥。……丧无棺，吊者击锣鼓摇铃，头插鸡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饮，三日，采松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挥扇环歌，拊掌蹈足，以钲鼓芦笙为乐。”“窝泥”、“斡泥”即哈尼族。文献所言丧祭使用乐奏和歌舞，特别是执扇唱歌跳舞的风俗在明代十分兴盛且内容、形式绚烂多样，至今其主要风习内涵和歌舞奏唱方式在民间仍保存着较多余意。古时“挥扇环歌”所用的“扇”，文献虽未指明是何种扇子，但是可以肯定，棕扇必是其使用的主要类型，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工作者在云南哈尼族地区首见在葬礼中跳舞使用的扇子，棕叶扇所占比例较大，只有较少地区使用竹编扇或纸扇；至于折扇在跳丧中的使用，较多是后来的事——这个对当代哈尼族地区葬礼舞蹈实情的民族学和民俗学观察记忆，对回照、验证、探索数百年前哈尼族棕扇舞的情景是一个有科学价值的侧证。

纯净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山地个性，浓酽的生态色彩、真诚的心境表达与兴味无穷的哀牢生活风韵，还有渗于其表里的哈尼人的智慧、质朴、敦厚、勤勉、善良、灵性与情怀，使哈尼族棕扇舞不仅别具一格，而且充满生命活力。作为一个民族用于最重要人生礼仪葬礼的“正式”舞蹈，社会文化的“主体性”较为明显，由此人们不难想象，棕扇舞对哈尼族有多么重要。丧葬礼俗似

一座价值难以估量的“宝库”，往往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和信息。^①成为丧葬礼仪的艺术品并非被历史掩埋，也非不是欢乐的属物，它可能因在人们眼中具有符合特定时期、地点、观念要求的特殊格调与价值，遂被纳入最为庄严的人生礼仪葬礼之中，今天的人如果忽略它或者不敢去接触、挖掘和识别、使用它，是一个误区。

丧葬舞蹈从民间土壤内掘出并从丧礼风俗中“剥离”出来用于欢乐表演，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为社会大众服务，哈尼族棕扇舞可算是走在前列，其步向全国的经历值得称颂。早在20世纪50年代，云南民族大学的哈尼族学生就曾在一次联欢活动中就地取材，以校园中的棕树叶为扇子，在省城昆明开始了哈尼族棕扇子舞走出哀牢山的首演。80年代以来，哈尼族棕扇舞出现频率颇高。1986年棕扇舞曾被选中参加由云南省民委和省文化厅联合举办的“云南民族民俗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厅进行表演。1988年云南民族艺术节，哈尼族棕扇舞方队参加了开幕式文艺大游演；笔者在同年出版的《民族艺术研究》“云南民族艺术节专刊”专文中对其作了介述。1992年《舞蹈》第四期刊登笔者《生的寄望——南方丧礼舞蹈的一种意识显现》一文对棕扇舞也作了述说。随着棕扇舞到处参演、获奖频率增加，知名度不断提高，人们对其了解和喜爱的程度也与日俱增。然而，由于研究、宣传的薄弱，社会对棕扇舞的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状况、社会文化意义和民俗艺术价值的知悉度依旧较低，大多数人提起来都觉陌生。

非常需要加速和加强这方面的探索研究。

丧葬习俗是民俗文化中保存古往今来不同地域人群文化礼仪和艺术品种、文艺形式最多的人类礼俗，对其艺术面貌及历史文化渊源、内涵进行专门性探索研究是一种眼光独到的学术实践，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科学文化价值。

《扇舞哀牢》选题很好，内容典型，在专业性讲述舞蹈的主线中贯穿着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挖掘、解析，正及时补上了现时这方面的一个欠缺。全书以点及面，对哈尼族棕扇舞古往今来作了客观记叙与阐述，充实的资料和现场采集获得的有特色信息，使全书显得富有新意和可读性，作者严肃勤谨的治学态度和不怕吃苦勇于探索求新的精神读者从中不难感觉出来。本书问世，值得嘉

① 杨德铨：《生的寄望——南方丧礼舞蹈的一种意识显现》，《舞蹈》，1992年第4期。

许，相信她会获得喝彩。

棕扇舞，哈尼族浓情旋动的纯净心语。今天，当人们翩翩跳起她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她原是伴着棕树并拿着棕扇跳的舞蹈，不论舞者今朝跳时手执何种扇子，她的“棕”性是不会也不应改变的。伴着生机勃勃的棕树，让我们一同为她祝福：棕扇舞，定会同大地一齐永存！

2011年6月

杨德鎏：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舞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理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专家，国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昆明模特协会常务理事，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顾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目录 / contents

前言 / 001

- 一、关于本书研究的方向、重点及核心概念界定 / 002
- 二、哈尼族棕扇舞研究的相关理论依据 / 004

第一章 概述 / 007

- 一、羊街乡概况 / 007
- 二、族源及历史 / 011
- 三、棕扇舞的缘起 / 017

第二章 羊街乡棕扇舞发展的历史 / 023

- 一、文献记载的棕扇舞 / 023
- 二、文化本质 / 029
- 三、心态的形成 / 043
- 四、形态的形成 / 054
- 五、历史演进 / 067

第三章 羊街乡棕扇舞的传承发展 / 081

- 一、播布 / 081
- 二、形式要素 / 112
- 三、羊街乡棕扇舞的传承 / 130

第四章 羊街乡棕扇舞发展的思考 / 149

- 一、发展趋势 / 149
- 二、发展对策 / 152

参考文献 / 168

后记 / 173

Preface / 001

1. The Research Direction, Focus and the Core Concept Definition in the Book / 002
2.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Research on Hani nationality Palm Fan Dance / 004

Chapter 1 Brief / 007

1. Yangjie Township Survey / 007
2. Ethnic Origin and History / 011
3. The Origin of Palm Fan Dance / 017

Chapter 2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jie Township Palm Fan Dance / 023

1. The Documented Palm Fan Dance / 023
2.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e / 029
3. The Formation of Mentality / 043
4. The Formation of morphology / 054
5.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 067

Chapter 3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jie Township Palm Fan Dance / 081

1. Broadcast Distribution / 081
2. Form Factor / 112
3.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Yangjie Township Palm Fan Dance / 130

Chapter 4 The Think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jie Township Palm Fan Dance / 149

1.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 149
2. The Strategies of Development / 152

References / 168

Acknowledgement / 173

前 言

哈尼族是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一个跨境民族。作为跨境而居的民族，境内外的哈尼族从未停止过交往。元江是哈尼族进入滇南地区定居的一个重要地点。历史上，哈尼族曾在这儿建立了强大的“罗槃国”^①，对后世哈尼族的历史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往今来，元江一直是国内通往境外的重要交通驿站，也是境内外哈尼文化的重要汇聚点。2008年3月，以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为起点，穿越元江、途经老挝直达泰国首都曼谷的跨国大通道昆曼公路通车。此通道是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通道，它的开通将进一步加强云南跨境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往来。

在民族交往中，文化艺术的交流不仅是民间也是官方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云南特有民族，特别是跨境而居民族的文化艺术，可以提高国内民族文化艺术的学术含量、提升国内民族文化艺术的品质，在国际文化交往中争取文化交流的主动权，增强文化的竞争力，为夯实国家“软实力”打下坚实基础。作为哈尼族文化艺术典型代表的棕扇舞，也应当成为国际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系统深入地对其进行挖掘、整理的研究势在必行。

在云南，棕扇舞主要流传于元阳、红河、建水、绿春、元江、新平、墨江等县份的哈尼族聚居区。因环境、历史等因素的不同，云南各地的棕扇舞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动作特点。入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元江棕扇舞，尤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形式。元江棕扇舞，主要流传于哈尼族聚居的乡镇。羊街乡是元江县的哈尼族

^① “罗槃国”并非指主权、行政等独立的国家，而是指宋元时期滇南地区最为强大的一个因血缘连接起来的部落联盟。

聚居地之一。羊街乡哈尼族有糯美、糯比两种支系。因支系不同羊街乡棕扇舞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和特征，是云南哈尼族舞蹈风格特征相近又多变的典型代表。除哈尼族外，羊街乡还有汉、彝、拉祜等民族。历史上多种原因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状况，使羊街乡各民族在族缘、亲缘、地缘的关系基础上，形成交融的文化，并对各民族的交往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棕扇舞是羊街乡各民族历史、宗教、思想意识及生产生活诸多方面交融发展的集中表现，是云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缩影。探寻羊街乡棕扇舞文化交融的状况和历史，也是探寻云南传统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的历史，乃至探寻中华民族舞蹈特别是西南地区文化交融的历史。

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是具有浓郁哈尼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样式，也是云南特有民族代表性舞蹈之一。正如云南许多民族的族源及历史模糊不清一样，包括羊街乡棕扇舞在内的云南许多民族传统舞蹈的历史和发展轨迹至今仍说不清道不明。本文选取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对羊街乡棕扇舞的起源、形成、发展和现状的研究，探析羊街乡棕扇舞“是什么”、“为什么”、“怎么跳”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涵，为实现包括棕扇舞在内的民族舞蹈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一、关于本书研究的方向、重点及核心概念界定

本书将现今流传于元江县羊街乡的棕扇舞蹈作为研究对象，从舞蹈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将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放置在哈尼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和元江县羊街乡社会环境的横向坐标中，以羊街乡棕扇舞的文化历史发展为脉络，探析其舞蹈文化内涵和动作形态成因，探究其发展趋势及对策。其中，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传承现状的田野调查及分析是研究的基点和中心。在真实、可靠的调查数据分析基础上，阐释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传承现状，探究棕扇舞的发展态势及原因。使民族舞蹈研究向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探究符合民族舞蹈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模式。

为明确研究内容和范围，本书将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界定如下：

1.羊街乡棕扇舞。棕扇舞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哈尼族传统舞蹈。上世纪中叶，舞蹈工作者到哈尼族聚居区采风、调查，依据舞蹈者手持棕叶舞蹈的特征，将这种舞蹈称为“棕扇舞”。自此以后，“棕扇舞”这一名词，就作为传统哈尼族手持棕叶而舞的舞蹈称谓，广泛流传。

哈尼族是元江县羊街乡的主体民族，哈尼族棕扇舞对元江县羊街乡舞蹈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哈尼族棕扇舞是元江县羊街乡最早出现的棕扇舞，它也是现今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的主要内容，是元江县羊街乡哈尼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据调查，元江县羊街乡最早出现手持棕扇的舞蹈，是当地哈尼族糯比女性和摩批的棕扇舞。过去，元江县羊街乡糯比棕扇舞活动中，摩批和女性手持棕扇舞蹈，而男性则手持白色方形毛巾或手帕舞蹈。近年来，由于棕扇舞文化的传播，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呈现出自觉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特征，因此现今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活动中，也出现了糯比男性手持棕扇的舞蹈。文献记载，元江县羊街乡哈尼族糯美是明末清初时，由石屏迁入的彝族与当地哈尼族融合而成的。羊街乡哈尼族糯美棕扇舞，是彝族舞蹈与羊街乡哈尼族糯比舞蹈交流、融合而成的。与元江县羊街乡糯比棕扇舞相比较，元江县羊街乡糯美棕扇舞出现时间较晚，参与人数比率较小。

现今元江县羊街乡还出现了一类新型棕扇舞。它是羊街乡各族群众将手持棕扇道具与其他民族舞蹈或外来舞蹈结合编创而成的舞蹈。

2.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的历史。任何昨天都是今天的历史，为了把握今天，创造明天，就必须对昨天有清晰的认识。本书的撰写正是基于此观点开展的，这也是本书研究的价值意义之所在。因此，本文并非是编年史，而是透过历史的发展状况，分析今天的现状，探析明天的发展。又由于，历史上哈尼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只有少量的只字片语的汉文记载过历史上元江扇舞和糯比扇舞。所以本书有关棕扇舞的历史研究，也非朝代史，而是以哈尼族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为依据，探索羊街乡棕扇舞发生、形成和发展的演进历史。只在为了明确羊街乡棕扇舞的发生、发展变化处于什么社会历史环境坐标时，通过同时期的中原或云南所处朝代时间作说明。

二、哈尼族棕扇舞研究的相关理论依据

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历史悠久，风格独特，与羊街乡哈尼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并对羊街乡其他民族的文化生活产生一定影响。研究羊街乡棕扇舞不仅要考察它的舞蹈形态，还要考察它的历史文化及内涵。本书涉及舞蹈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主要以舞蹈生态学和民族文化学理论为指导，借鉴艺术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探索研究。

（一）主要舞蹈理论

1. 资华筠女士等著《舞蹈生态学导论》^①是“用语言学方法、数学计量方法于舞蹈研究，追求准确表达艺术形象的可行性。中国当代唯理性艺术论代表论著。宏观地揭示民族舞蹈艺术特征和舞蹈差异的社会人文原因。”^②关于舞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冯双白先生将其要点概括为：①确立舞蹈是一个可界定的多层次、可操作的人类文化行为；②在动作形态分析基础上进行研究；③从舞蹈与生态学环境特别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分析、研究和界定舞蹈活动的本质特征；④观察和记录舞蹈动作形态时高度注意动作中心现象；⑤注意舞蹈动作可测查又不可机械地、完全线性的记录，而是给予多层次的、网状化的分析。^③它为研究羊街乡棕扇舞确定了坐标和切入点，以及方法指导。

2. 于平先生著《舞蹈形态学》^④是以美国美学学会的组织者和创立者T.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和前苏联美学家M.卡冈《艺术形态学》为理论依据，论述舞蹈形态学的理论书籍。书中，于先生把“舞蹈形态学”的学科构成分成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分析“风格化原则”的历史研究，称为“舞蹈历史文化形态学”；另一方面是分析“生命化原则”的预测研究，称为“舞蹈艺术创造形态学”。羊街乡棕扇舞研究属于前者。于先生指出“舞蹈历史文化形态”的研究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它的“历时性”，一个是它的“风格性”；并且，

① 资华筠、王宁、资民筠、高春林著：《舞蹈生态学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② 美国著名学者L.E.屋大维博士关于《舞蹈生态学导论》的评语。转引自冯双白：《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羌姆舞蹈和民间祭礼舞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3年。

③ 冯双白：《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羌姆舞蹈和民间祭礼舞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3。

④ 于平著：《舞蹈形态学》，北京舞蹈学院。

其“风格性”总是在“历时性”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因此，羊街乡棕扇舞的研究，要透过其“历时性”的形态演变来审视其不变的内核，并提示出沉积其中的历史文化精神。

（二）主要文化理论

1. 张文勋先生等著《民族文化学》^①是一部研究民族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论书籍。全书由导论、生态论、形态论、发展论、功能论、方法论六部分组成。羊街乡棕扇舞是羊街哈尼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它的存在方式、发展规律受文化发展规律支配。《民族文化学》指出：民族文化学以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核心是探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交流演变的内在规律。^②在其文化发展规律理论、文化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的传承与发展趋势研究就有“道”可寻了。

2. 爱德华·泰勒著《原始文化》^③中关于神话的论述中，指出“神话的虚构，也像人类思想的一切其他表现一样，是以经验作基础的……从原始的神话入手，追寻它们混合形成为复杂的神话体系那个时代的事情……研究古典神话的价值，不在于神话本身的内容，而在于其样式，或者说，主要在于为其形成时代的思想提供文物鉴定似的证据……用神话作为研究人类思想的历史和发展规律的一种手段，是一门科学……有些原始的传说，确定无疑地保留了历史真实性的内核，而另外许多原始传说，或许也保留着这种内核……作为思维发展的证据，作为很久以前的信仰与习惯的记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各民族历史的素材，古老的神话在历史事实中都已合理地占有一席之地，具有这种见识的当代历史学家，就能够放下架子，重建历史的真实面目。”^④历史上哈尼族没有创造文字，哈尼族丰富的口传文化，就成了研究哈尼族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因此，透过羊街乡棕扇舞的起源传说，我们可以探究羊街乡棕扇舞起源的

① 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黄泽著：《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黄泽著：《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③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重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重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历史文化内涵。

（三）主要调查理论

王建民先生著《艺术人类学新论》，^①确立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科定位，同时为艺术研究的田野调查，提供了具体操作指导，其中不乏舞蹈调查方法和实例。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现状研究，是建立在广泛而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上进行的。田野调查的过程和结果，也为全书确立了中心和重点，并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本书得以开展的重要研究基础。笔者依据和借鉴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先后4次深入羊街乡6个村委会的哈尼、汉、拉祜等民族聚居村，对羊街乡棕扇舞在各类人群中的传承现状，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和深度访谈。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笔者获得了真实、丰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和分析奠定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需要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本书是民族舞蹈实证研究，祈望对云南民族舞蹈的保护与发展，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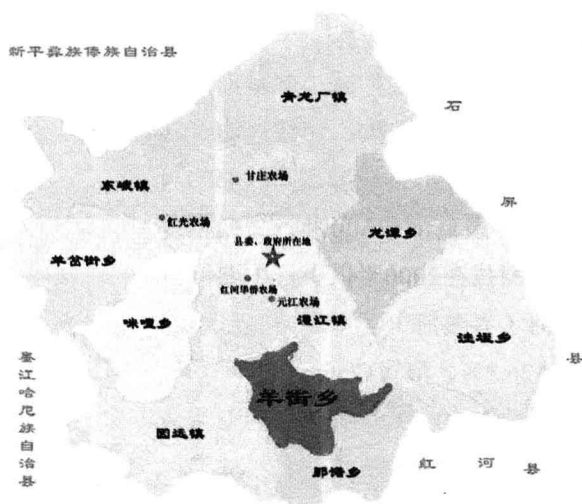
① 王建民著：《艺术人类学新论》，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 第一章 概述 ·

一、羊街乡概况

1. 自然地理

元江县羊街乡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东南部，地处东经 $101^{\circ} 57'$ — $102^{\circ} 08'$ ，北纬 $23^{\circ} 22'$ — $23^{\circ} 31'$ 之间。全乡国土面积202.5平方公里，东西最宽17公里，南北长13公里。东北与元江县澧江镇接壤，东南与元江县那诺乡相靠，西南与元江县因远镇隔河相望。乡政府驻地羊街村，距元江县城46公里，距玉溪市190公里，距省城昆明270公里。



羊街乡在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位置